

第一章

那抹夕阳的橘红从红山顶上彻底消失的时候,安东拉开黑色轿车的后门,用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掩住车门框的上方,毕恭毕敬地看着盛世才健硕的身体往车里钻。待盛长官在车里坐定,安东将车门小心关好,然后绕向副驾驶座。在这一瞬儿,安东的目光越过轿车顶和红山浴池的绿色铁皮顶,发现失去余晖的红山悬崖变成了暗赭色,显得越发突兀狰狞,像是随时随刻要坠落下来,砸毁坐落在它脚下的浴池。

安东陪盛长官来这个浴池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这座紧挨迪化城北门的红山已不再陌生。迪化城流传着一个人尽皆知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迪化发大水,这红山是一条赤龙,而它西边的妖魔山是一条黄龙,两条龙借水势渐渐逼近,欲东西合拢,将迪化变成泽国。迪化名绅在高人的指点下,在妖魔山的山角和红山的悬崖上各筑起了一座宝塔,镇住了这一黄一赤两条龙,拯救了迪化满城生灵。安东觉得在这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域边陲流传这种故事,足以说明汉民族在这里生存的历史源远流长。

安东拉开副驾驶门,刚往里探进左腿,盛长官叫住了他:“安副官,你跑一趟,我的那个玉石烟嘴落在了浴池里,你去找一找。”

安东知道那烟嘴是盛长官的心爱之物,经常见他叼在嘴上,连忙应一声,关上车门往盛长官刚才沐浴的房间跑去。

红山浴池是迪化最上档次的浴池了,楼上楼下大约有十来个房间,一楼是一般民众洗浴的地方,二楼是包间,供达官显贵们受用。盛长官的浴室是专用的,在二楼的尽头,拐一个弯就是。每次陪长官来,安东就搬一把椅子,坐在拐角处,一楼和二楼口还各设了两名哨兵,就是一只鸟儿也休想接近长官。

安东一步两梯地踩着木楼梯上二楼。为加固木梯,每级木梯上都钉有两

道铁条,随着安东的脚步,木梯发出咯吱响声。待这种响声消失之后,安东已经走到了二楼的走道,听见走道的尽头有人走动的响声,抬眼望去,只见在他常摆放椅子的拐角处,一个穿一身黑衣、戴黑色礼帽和墨镜、身材修长的男子飘然走过。安东心生疑窦:拐角里面是盛长官专用的浴室,刚才他跟长官出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此人从何而来?

楼道不宽,黑衣人从他身旁侧身走过,安东嗅到这个男人身上有一股只有女人才有的香气,不由好奇地转身仔细打量。男人的步子很快,也很轻,腰部比一般男子显得灵活,丝绸质地的黑衣黑裤随着他身体的晃动,翩翩摇摆;在走动中他的两个肩膀却显得非常平稳,不像那些没有教养的人一走三晃。安东觉得这个人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这在尚处愚昧状态的边城还不多见。

这种判断似乎抵消了安东刚才的疑虑,安东没有再往深处想,他只想着盛长官还在楼下的车里等他呢,便快步进到长官专用的浴室。

浴室是一明一暗两间房,里间是浴池,外间有一张双人床,还有沙发、梳妆台和一面很大的镜子,床边安有一只床头柜,柜子上摆着一部黑色的电话。两间屋里的水蒸气和做爱后惯有的那种味道还没有散尽。安东先从里间找起,到了外间的梳妆台前,他一眼就看见了放在两只沙发中茶几上的玉石烟嘴。安东笑了笑,上前拿在手里,在他转身要离开房间时,看见那面很大、上面有些水蒸气的镜子,安东走到镜子前,用手抹了抹镜面上的水蒸气,看着自己还算英俊的面容,理理头发,冲着自己做了个鬼脸。当他转身要离开时,发现镜子上斜斜地印着一个唇迹,唇迹是金色的,非常完整,像一枚印章那样清清楚楚。

从太平洋滚滚而来的亚热带风暴在上海滩登陆时,已是强弩之末,但它足以影响这个东方名城的气候。十月的上海虽然早已入秋,但这个下午仍然酷热难当,人们坐在家就里就是一动不动也汗流浹背。日本兵在七七事变后迅速占领了北平,然后向南推进,从前线传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加剧了人们心中的烦躁不安。日本兵已将上海层层包围,远处已隐约传来隆隆炮声,难民们不管不顾地涌向租界,一派闹哄哄,上海沦陷怕是迟早的事了。然而,坐落在霞飞路上的蒂蒂斯咖啡馆里,依然传出阵阵舞曲以及男欢女笑之类的动静。路人经过这里时,不禁叹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时，霞飞路的一条弄堂里涌出一群青年女学生，其中有人还敲着锣鼓，路人不由都驻足张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已相当繁华，古典华丽、欧洲情调的街面上，车辆不断，行人如织。女学生们在蒂蒂斯咖啡馆门前迅速围成了一个圈，一名漂亮的女学生自报家门：“同胞们，阿拉是启秀女校高中部话剧演出队，现在为大家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请同胞们帮个人场！”

一阵锣鼓开场后，演出在街头开始了。行人纷纷凑上前观看。剧中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拉琴的父亲，一个是叫香姐的卖唱女儿。香姐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鬼子兵。先点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

唱歌的香姐明眸皓齿，相貌端正，唱腔也好，特别是她唱的“九一八”歌词，吸引住了围观的行人，蒂蒂斯咖啡馆里的音乐好像中断了，不少人也加入到街头话剧的观众人群中。人们好像忘记了酷热，随着剧情的发展，情绪忽而激动，忽而愤怒。香姐唱累了，趴下来休息一会儿，拉琴的老父站起身，挥动皮鞭，不停地抽打自己的女儿，边抽边骂：“起来唱，快起来唱，不唱我们吃什么？”

突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个男青年，高喊：“放下你的鞭子！”

他一把夺过鞭子，反过来要抽拉琴的父亲，香姐冲上前，一边护住老父一边哭诉：“我们东北叫鬼子占领后，多么凄惨哪！无法生活，只有流浪、逃亡，无法安身，没有饭吃，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围观的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挥臂高呼：“我们不当亡国奴！打回东北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出街头独幕剧演毕，路人带着激动的心情散去。拉琴的父亲正在卸装，除去下颌上粘着的胡须，露出了她的女儿相；夺鞭子的男青年也摘掉头上的帽子，一头乌黑的长发瀑布般的倾泻下来，她潇洒地甩了甩长发，便搭着香姐的肩往启秀学校的弄堂里走去。那个扮演老父的女生从后面赶来，捅了她腰眼一下：“叶蔷薇，依夺鞭子的手好有劲，以后再演出，依得放轻点儿，都把阿拉的手弄疼啦！”

叶蔷薇扭身轻轻地给了对方一胳膊肘子，俊俏的脸上现出得意的笑容：“不是我的劲大，是你老人家的年岁大啦！”

说完拔腿就跑。

“叶蔷薇，国难当头了，你还敢开玩笑？叶蔷薇，你给阿拉站住！”扮演老父的女生挥着拳头使劲追，身高腿长的叶蔷薇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

满脸黑灰和汗水的阿不力孜从熊熊的铁匠炉边抬起头，看见一高一矮两个尕娃模样的壮实汉子将一堆缺口锄头之类的烂铁“咣”地一声扔在他脚下，用维语说：“铁蒺藜你会不会做？”然后就用手比画那种无论怎样坠地都是三个尖角支地、一个尖刺朝天的铁蒺藜。

阿不力孜从九岁起就跟爷爷学打铁，什么东西不会做呀，只要你说得出来他就能做出来。他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点了点头，顺便问：“要多少？什么时候要？”

“后天中午要，一共要三十个！”

“太急了，这么多！真的赶不出来呀！”阿不力孜憨厚又不乏狡黠地笑笑。

“我们可以给你加工钱！”高个汉子继续说。

“钱又不像铁蒺藜，它又不扎手，不是我不愿意挣，真的不……”

阿不力孜话没说完，身旁的那个矮个汉子不耐烦地说：“放心，朋友！钱上亏不了你！”

说完递上去一沓发黄的喀什票：“你看，不少吧！”

阿不力孜沾着唾沫数了数，一共是面值一百二十两的喀什钱票。他毫不犹豫地就把钱票退了回去：“这个东西我不要！”说完继续打他的铁。

“那你要什么？”高个汉子问。

阿不力孜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圆。两个汉子相互交流了一个眼神，矮个汉子从衣兜里掏出一枚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圆丢在炉台上。阿不力孜这才点点头：“行了，后天中午来取货。”

矮个汉子说：“我们给的可是光洋，你的活儿得干得漂亮，每个铁尖都得细，你可不能偷懒，铁尖粗了我们可不要啊！”

阿不力孜点点头。高个汉子瞪着一脸油汗的铁匠，眼睛里露出凶光：“咱们丑话说在先，这件事你不能往外言传，要是走漏风声，小心我拧下你的脑袋！”

阿不力孜笑着摸摸自己的脑袋，幽默地说：“就是我老婆，我都不告诉她！”

一高一矮两个汉子走出铁匠铺，往托克逊县城方向走去。

这两个汉子都是曹营长手下的弟兄，高个子是河西尕娃，矮个子叫鲁狗子，原是东北军的排长。高个尕娃问鲁排长：“为啥跑球这么远？县城里铁匠铺一个挨一个的，到处都是！”鲁狗子仰起脸看了一眼高个尕娃，回答道：“县城人多嘴杂，难免走漏风声。”

高个尕娃又问：“铁蒺藜为啥越细越好？”

鲁狗子拍拍高个尕娃结实的肩膀，放低声音说：“他们押运金子的车是两辆，铁蒺藜粗了，开在前面的车轱辘一下瘪了气，后面那辆车咋还敢再往前开，要把两辆车的轱辘都扎瘪了咱才好下手啊！”

夜幕降临后，上海城里才稍稍有所降温，城西真如方向的炮声也渐渐弱了下来。启秀女校已经停课，但学生们都没有回家。

叶蔷薇和同学们是越来越憎恨日本人了。平静的生活被日本兵的枪炮声搅乱，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兵以及无家可归的难民让叶蔷薇和同学们触目惊心，激起了她们的极大义愤。启秀女校的学生们都自愿留在学校，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每天走上街头，演出街头独幕剧，宣传抗日。

这天她们在街上一共演出了三场。吃完晚饭，叶蔷薇稍稍有些累。刚放下碗筷，她就接到娜佳·巴甫洛夫娜的电话，邀她去她俩常去的那家特琴科兄弟咖啡馆喝咖啡。

娜佳是混血儿，父亲是新疆伊犁的汉民，母亲是俄罗斯人。叶蔷薇是新疆迪化人，两人也算是半个新疆老乡。蔷薇独自在上海求学，娜佳在俄国驻沪一家商行工作，两人是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交往了一年多，双方的感觉都不错。

特琴科兄弟咖啡馆也在霞飞路上，是俄国人开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咖啡馆，不像蒂蒂斯咖啡馆，又是餐厅，又是舞厅，整天乱哄哄的。特琴科安静，咖啡的味道也不错，叶蔷薇和娜佳常在那里聊天。

娜佳来得早，找了一处靠窗的座位，独自坐在那里，一边啜着咖啡，一边等叶蔷薇。混血儿的长相就是非同一般，娜佳拥有雪白的皮肤，金黄而柔软的卷发，却长着东方人漆黑的眼珠，实在令男人怎么看都看不够。果然，她坐下没

多久，一个戴鸭舌帽的小瘪三模样的男人便凑了上去，在娜佳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娜佳也斜了这男人一眼，没好气地说：“这座儿有人，我正在等人。”

“阿拉也在等人，都闲着，一起聊聊多好！”小瘪三嬉皮笑脸地说完，心里骂一句：“婊子，装什么洋葱！”

霞飞路上有的是欧洲女人，像她这样长相漂亮的卖笑女也不少，小瘪三心里早想好了对付这种女人的办法。想不到娜佳淡淡地一笑，露出一口洁白好看的牙齿。小瘪三的心里烧起火，把身体往前靠去。娜佳并不避让，还是那样笑着，当着这个男人的面拉开手包的拉链，取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轻轻地叼在嘴上。小瘪三趁机偷看一眼包里的东西，却瞅见一支银亮的勃朗宁手枪，心里猛地一惊，身上凉了半截，连忙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说：“好好，依等人，阿拉去那边看看！”

娜佳·巴甫洛夫娜的确非同寻常，她是格别乌（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克格勃前身）的特工人员。日本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以后，承载着东西方列强诸多利益的上海危若累卵，上海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列强的目光，牵动着列强的神经。娜佳被派到格别乌上海工作站不久，她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接近叶蔷薇。当然，格别乌并不会对一个中国女学生产生多大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叶蔷薇的父亲，和她父亲身后的新疆督办盛世才。

叶蔷薇的父亲叫叶艾轩，是盛世才岳父邱宗濬的亲信。盛世才在新疆发迹后，邱宗濬赶去投奔他，当邱老爷子在新疆站稳脚跟后，叶艾轩就被派往瑞士的苏黎世专门接收从新疆运过去的黄金，然后兑换成各种外币，储存在苏黎世银行。倒黄金的人自然不缺钱，所以叶蔷薇在上海求学这几年，她父亲为她提供了丰厚的生活费。

娜佳看着那个小瘪三像兔子一样逃走了，嘴角露出一丝讥笑。她把烟头掐灭，将香烟放入手包。这时候，又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坐在了她的对面，她抬起头瞪了对方一眼，没好气地说：“这座儿有人！”

“这座儿难道不是留给我的吗？”这男人也嬉皮笑脸。

娜佳正准备说几句什么难听话，只见这男人将嘴唇上的两撇胡须摘去，脱下鸭舌帽。原来这家伙是叶蔷薇！

“好哇，连我你都能给蒙过去，你这家伙越装越像啊！”

“那还不都是你教给我的化装术，名师出高徒呗！”

叶蔷薇跟娜佳好了一年多了，她觉得这位来自伊犁的混血儿身上有她学不完的东西，每次和她在一起，都让她感到新奇和趣味盎然。

娜佳为叶蔷薇要来一杯黑咖啡，她知道蔷薇爱喝不放糖的苦咖啡。

叶蔷薇给娜佳说了些在街头演出的趣事，两人无拘无束地闲聊。其实娜佳心里有事。就在头天，上司认为她跟叶蔷薇的关系已非同一般，指令她尽快撺掇叶蔷薇回迪化。

盛世才在苏联、中共和南京政府之间摇摆不定，苏德之战迟早难免，如果不把盛世才稳住，他在新疆中苏边境捣乱，日本人又在东北蠢蠢欲动，势必使苏联腹背受敌。而要稳住盛世才，必先摸清盛世才的心思，才能做好应对工作。所以上司要求娜佳尽快偕叶蔷薇赶到迪化，利用叶蔷薇父亲叶艾轩跟盛世才的关系，想方设法接近盛世才，以获得准确的动态消息。

说了一会儿闲话，娜佳就把话题往她需要的方向引导。她说日本兵推进的速度惊人，两个月之内上海必沦陷，咱们这些外乡人应早做打算。

“这种时候了，蔷薇，你难道没什么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国难当头，我们这些进步学生难道会坐视不管？难道叫我跑到新疆躲起来，当胆小鬼？”

话说到这里，娜佳心里暗暗叫苦，埋怨上司把这个女学生看得太简单了，看来要说服这个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真不是件容易事！

娜佳把自己同叶蔷薇在特琴科兄弟咖啡馆见面的过程向上司作了汇报，说动员那个小姐回迪化并不容易。上司是个秃顶的中年俄罗斯男人，眼皮都不抬地说：“你怎么想办法是你的事，这我管不着，也不想管，但你必须尽快和叶蔷薇回迪化！”

娜佳一时没有主意。第二天又约叶蔷薇去咖啡馆。

“我不去。”电话里的声音非常低落。

“出了什么事？蔷薇，你告诉我！”到底受过多年的特工训练，娜佳的判断力非常惊人，电话那边却挂断了。

一般情况下，娜佳是不方便去叶蔷薇学校的，但现在她顾不上那么多了，

叫了辆黄包车，匆匆地赶到启秀女校。

叶蔷薇此时正在自己的寝室里啜泣，身旁围着几个同学。看见有陌生人来找蔷薇，同学知趣地走开了。

“怎么啦，昨天晚上你还好好的！”

娜佳说完，一眼瞅见叶蔷薇的床上放着一张加急电报，电报没有封口，抽出来看，只有短短一行字：你父猝死，速来苏黎世，朱晓蕊。

娜佳知道，朱晓蕊是叶蔷薇的后妈，一直同她父亲住在瑞士。娜佳的心里不由涌起一股喜悦，心说天赐良机，不至于再挨上司的训斥了，但却装出伤心样，好像比叶蔷薇还要悲痛。她搂住叶蔷薇的肩头轻声说：“不要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娜佳回去就向上司汇报了这个新情况，要求陪叶蔷薇去苏黎世，然后转道去迪化。

这回，秃顶上司抬起了眼皮：“娜佳，你的运气就是好，关键时候上帝总站你的身边。这是你的机会，你要把握好！”

鲁狗子把三十个铁蒺藜一个不剩地都埋在了沟中的土路里，然后抬起头向骑在马上曹营长讨好地说：“曹司令，都埋好了，就是人站在地面上也看不出我们埋下的铁蒺藜，何况他们还在车上！”

曹营长点点头，用马鞭指着鲁狗子说：“狗子，干得漂亮！”

曹营长原是东北军的营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同鬼子转战林海雪原。义勇军弹尽援绝后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在盛世才的阴谋迫害下，三万人的义勇军所剩无几。他带着几十个弟兄逃出迪化，在天山以东地区拉起一支队伍，自封司令。曹营长现在手下有两三百弟兄了，一般的小打小闹他是不会亲自出马的，这次是大买卖，机会又难得，万不可失手。曹营长有内线，在新疆省财政厅稽查队当队长的李迪一是他的表哥。李迪一原来也是义勇军的军官，但他为人机敏，几年前被收编，后来混上了这么个差事。李迪一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在迪化金矿总局、若羌金矿局以及阿尔金山上，都有靠得住的人，所以山上往下运送金子的消息能准确无误地被曹营长获悉。

曹营长抽一鞭马，往沟里跑去，后面扬起一溜杏黄的土尘。

曹营长早在前面的山头上设了岗哨,运金的卡车一经过,哨兵就点狼烟。所以他要随时观察前方的山上有没有起狼烟。狼烟是骆驼粪和狼粪混合在一起烧起的烟,这种烟像一根棍一样,直直地往天上捅,隔个三里五里的也看得一清二楚。

曹营长设伏的这条沟叫干沟,群山夹峙中的一条蜿蜒的土路是南疆通向迪化唯一的通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干沟,一年到头落在沟里的雨点儿能数出数来。没有雨水的滋润,沟里的浮土就厚,鲁狗子就是将铁蒺藜埋在了这条运金车必经的土路上。

铁蒺藜埋在浮土里鬼都看不见!骑在马上曹营长心想鲁狗子的这个主意真绝。

设伏劫金的地段是曹营长自己选的,顺沟往北走三里就出了干沟,也就进入托克逊的县境,沟口处设有驿站,过往的车辆、行人往往在那里打尖。入沟以后往南走,起码要走个百十里才有人家,那也就到了地处南疆的库米什了。曹营长盘算运金车出了若羌的金矿局后,经尉犁、库尔勒、焉耆,再过乌什塔拉、库米什,就从南边进入干沟了。曹营长在干沟的北口设伏,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曹营长的队伍虽说有两三百人,但那都是松散性的组织,没事时就在家里种地,打个招呼才能拉起来。两三百人,曹营长没有钱,养不起。常跟他在一起干的也就四五十号人,仅仅只有七八条枪。曹营长知道,这次押运黄金的是盛世才的一个排,分乘两辆卡车,每辆车上配有一挺机关枪,自己这七八条枪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只能智取,不能强夺。

曹营长停住马,再次用望远镜去观察,这一次他果然看到一溜灰白烟直溜溜地往天上钻。曹营长喜上眉梢,好像车上那几百公斤黄金马上就是自己的了。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买枪买炮,把那两三百人彻底拉出来,还可以招兵买马,那时候他的队伍就是一支让人不敢小瞧的队伍了,也敢拉到东北跟日本鬼子正儿八经地干上一仗了。

曹营长打马往回跑,远远地看见鲁狗子一拨弟兄,他喊道:“来了,来了,大家隐蔽好!”

说着,跳下马来,把缰绳丢给高个孬娃:“你骑上我的马,给北口驿站的弟

兄报个信!”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两辆运金的卡车一前一后、哼哼唧唧地开过来,经过那片铁蒺藜阵时,两辆卡车的前后轮子果然都被扎瘪,车上的士兵警觉地下了车在四周持枪警戒。曹营长带着弟兄伏在路边的山上,等着好戏上演。

设伏的计划是相当缜密的。当卡车开不动时,车上的官兵只能背上那些金子走出沟,在又累又饿之际,他们势必要在北口的驿站吃饭喝水,等候在那里的弟兄早做好了手脚,用蒙汗药搞他个人仰马翻,那些金子就可以唾手可得了。

可是,这两车官兵不急不躁,除了担任警戒的哨兵外,其余人都坐在车边悠闲地等着什么。在一侧山上观察的曹营长心说不妙,这些狗东西玩什么花招?是不是走漏了风声,识破了我们的计谋?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一队骑兵从托克逊县城方向奔驰而来,干沟里扬起蔽日的土尘。

曹营长骂道:“妈拉个巴子,他们咋就知道运金子的汽车出毛病啦?”

他用皮鞭狠狠地抽自己的腿,低声吼道:“撤!”

然后没好气地对鲁狗子说:“你去通知北口驿站的弟兄,撤了吧!”

押运黄金的卡车到达迪化的第四天,矮胖的李迪一在迪化南门马市的僻静清真饭馆请他的表弟曹营长吃饭。

“咋这么倒霉,煮熟的鸭子飞啦!”乔装打扮的曹营长端起酒杯对表哥说。

“干事情哪有那么容易!你以为都像《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那是编的故事。盛世才给他押运金子的卡车配了电台,所以托克逊县城的驻军很快就去驰援。原来谁能想到卡车上还能配电台?这消息是运金车到了迪化我才托人打听到的。”

李迪一老像是没睡够觉,眯着眼不紧不慢地对曹营长说。然后劝表弟多吃一点菜,说这些日子,你们饱一顿、饥一顿的,来城里就多吃一些。

“我说奇了怪了,他们就像神机妙算地赶来了。再弄不到钱,弟兄们可能就会散了。还发展哩,没有枪,没有粮,队伍长不了!”

“你不能急,你们的事天天都在表哥的脑袋里转着。我再想想办法,找各

方人士筹筹款，你们也向人家红军学学，找那些地主老财筹粮借款什么的。再说山上还会往山下运金子的，咱还有机会！”

李迪一还告诉表弟，迪化女校有个叫林有民的副校长很关心曹营长在天山以东的这支队伍。

“他关心我们图个啥？”

“我也说不太清楚，但从他话里话外分析，他好像特别关心失散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官兵。”

“西路军？”曹营长放下了酒杯，“我手下就收留了十好几个西路军的人哩，这次从托克逊跟我一块到迪化的两个弟兄中就有一个西路军的班长。嗨，他们和我们都一样，够惨的！”

“是啊，西路军也有两万多人哩，最后跑到迪化也就剩下四百人了。”

“那个姓林的校长不会给咱下套吧？”

“我看不会。那是个正人君子，在新疆的知识界很有名望，他好像跟刚上任的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的关系也不错！”

第二章

暮色像灰色帷幔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将大地笼罩起来，迪化市东花园的灯蓦然点亮了，吊在树梢上的一个个彩色灯泡和挂在横线上的三角彩旗把舞会现场点缀得喜气洋洋。

这是一个露天舞会，会场的正中有一个高不盈尺的小舞台，舞台上坐着的乐队已准备就绪。乐手都穿着黑色礼服，白衬衣的领口上扎着黑色的蝴蝶结。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正规。舞台下摆了三张圆桌，桌上摆满了各种水果。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在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迪化就是瓜果的世界。两张圆桌边已坐满了省里的头面人物，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好像都能在这里看见他们的身影。而正中的圆桌边还空着，虚席以待的椅子等待着它们主人的到来。三张圆桌的四周，散摆着长和短的木椅，上面早坐满了人，都在交头接耳，一片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乐队已调好了音，那些供他们演奏的家伙什就摆在他们的面前。

娜佳·巴甫洛夫娜在人群中始终注视着独自坐在一张椅子上的叶蔷薇。叶蔷薇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她身穿一袭洁白的俄式布拉吉，白皙的颈项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水晶项链，显得高贵而超凡脱俗；她留着那种欧洲流行的波浪式披肩卷发，姣好的面容透着迷人的冷艳风采；她的身材更是苗条得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娜佳看见叶蔷薇周围年轻或年老的男人们都在偷眼打量她。

在娜佳的眼里，这个美丽娴静的姑娘在这半年多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她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天真女孩变成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

娜佳当然知道叶蔷薇的这种变化始于什么时候，又因了何种缘由！

去年十月，娜佳陪着叶蔷薇去了一趟欧洲。当她俩赶到苏黎世时，叶蔷薇的后妈朱晓蕊已经将她父亲的后事基本料理停当，就等着叶蔷薇和自己的父

亲见上最后一面后就将遗体火化。叶蔷薇出人意料地镇定，她向后妈询问父亲的死因。叶艾轩死在离瑞士不远的土耳其的安卡拉，被人杀死在一家土耳其浴池里。叶蔷薇跟负责查办这一案件的侦探单独谈了一会儿话，从警察局那座小楼走出，她就停止了哭泣，以后始终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她对自己的后妈朱晓蕊说：“父亲留下的钱够你度过后半辈子了，你就全部留下来，留在苏黎世用吧，不要管我。”她对娜佳说：“交上你这么个朋友是我的运气，你先回迪化吧，来回的旅费我替你出。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咱回上海不合适。我想陪我后妈待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到迪化找你的。”在一个人返回迪化的路上，娜佳反复琢磨那个土耳其侦探在警察局的小楼里向叶蔷薇说了些什么。

舞会的音乐还没响起，全场的人都知道舞会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新疆的最高长官。

开春以后，叶蔷薇果然如约地赶回迪化，在跟娜佳见面之后，她说她一定要查清父亲的死因，为父亲报仇，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杀害，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她说她说到做到，一定要让凶手来偿还这笔血债。出于自己的目的，娜佳便撺掇叶蔷薇接近盛世才，说盛督办肯定知道你父亲的死因，你要想法取得他的信任，你父亲的死因才能彻底搞清。叶蔷薇却认为，这几年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潜阿尔金山上与盛世才争夺采金利益，两股势力明争暗斗，互不相让，而父亲一直在为邱家父女经营黄金生意，盛世才肯定记恨在心，没准他就是杀害父亲的幕后策划人。

叶蔷薇来参加这个舞会，完全是为了接近盛世才。她穿着洁白的布拉吉，一个人优雅地独坐着，静静地等待着新疆最高长官的到来。

盛世才一脸怒气地坐在西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李英奇简洁明了地汇报了运金路上发生在干沟的蹊跷事之后，小心翼翼地把铁蒺藜放在盛督办的办公桌上。盛世才拿起那个四只尖爪的铁蒺藜仔细地看。

“我派人从运金卡车被扎的路上一共搜出二十三个这种玩意，都埋在路上的浮土里。经过调查，事发前干沟北口的驿站来过几个东北口音的汉子，托克逊骑兵连增援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已叫人详细地询问了驿站的人，画出头像张贴通缉。”

盛督办点了点头。李英奇任督办警务处处长，警务处的前身是新疆省公安处，现在已彻底变成了盛世才私人的一个特务组织，李英奇是他亲自选定的。这个人对他忠心耿耿，而且人非常精明，心狠手辣。

“我估计，有个什么组织预谋了这件事，而且做得巧妙，要不是托克逊高团长他们的骑兵连增援及时，可能就让他们得手了！”李英奇接着说道。

“你分析得有道理，你看问题一向很透彻，这正是我欣赏你的地方。”盛督办脸上的愠色有所减退，面容和善了些。发生在干沟的事才过去四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李英奇已把这个案子办到了这个份儿上，且不说从迪化到托克逊二百多公里，一来一回要耽误多少时间！

盛世才对李英奇是满意的。李英奇受宠若惊，对盛督办点头哈腰地说：“这件事属下还没有办利落，那些歹人还没有抓获归案……”

“你可以从这些铁蒺藜入手，顺藤摸瓜嘛！”盛督办把玩着手里的铁蒺藜，“你看这活儿做得精细，一定是当地的匠人做的，找起来不会太难。”到底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盛世才一向以头脑缜密著称。

李英奇连连点头，说：“我就奇怪了，这伙歹人怎么会那么准确地掌握我们运金卡车经过干沟的具体时间，咱迪化这边或者若羌金矿局那边肯定有他们的内线。”

盛督办同意这种说法：“那你就顺着这条瓜藤，将他们全都揪出来！”

“是！”李英奇斩钉截铁地应道，然后说，“督座，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少啰唆，有话快讲。”

“那好，那我就讲了，讲得不对督座就权当属下放了一个屁。督座你想，有这么胆大的家伙肯定不是寻常人，谁吃了豹子胆敢在太岁面前动土？我怀疑是不是……”

李英奇停住了话语，看着盛世才，盛督办瞪了他一眼，李英奇才接着讲道：“督座，到干沟北口驿站的那几个汉子都是东北口音。您也知道，您岳父邱老爷子的手下都是东北军的人，而且邱老爷子和您夫人也在山上搞金子，会不会是……”

“大胆！李处长，这种话不能瞎说，在这里说说就算完了，听清没有？”

岳父和自己的夫人也从山上往下搞金子，这些情况盛世才也是知道的，他一向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毕竟是自家人，哪能那么较真？但他也知道岳父他们虽说也在山上弄金子，但不可能明火执仗地跟自己干，说他们抢这批金子是无稽之谈。岳父在山上的势力也很大，他们有自己的采金运金的套路。他们从山上搞到金子后，往往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西行，然后经民丰、和田，从叶城出境，再经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到瑞士，将黄金兑换成美元什么的存入苏黎世银行。盛世才还知道，帮他们在瑞士运作这件事的是一个叫叶艾轩的东北老乡，那是邱老爷子的一名干将，但前不久才听说这个人去年十月在土耳其遭到毒手，是私仇？还是有其他目的？

盛世才生性多疑，对自己或亲属身边发生的事，总是格外注意。

想到这里，盛世才说：“李处长，你想办法打听一下，那个叫叶艾轩的是被什么人杀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盛世才认为治理新疆可不是件容易事，谁糊涂都可以，唯有长官不能糊涂，否则要人头落地的！

“好的，属下尽快打听清楚，有了眉目立即报告！”

露天舞会有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叶蔷薇看见邱宗潜的女儿邱毓芳的伴随后走进舞场，那些掌声就是欢迎他们的。大腹便便的邱老爷子旁若无人地在中间那张圆桌边坐定，然后向四周跟他打招呼的熟人们点了点头。邱老爷子一眼就看见了叶蔷薇，招呼她往圆桌这边坐。叶蔷薇站起身向邱老爷子恭敬地点了头，但她执意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来到迪化后，叶蔷薇就到坐落在城北明园的邱公馆拜访了邱家父女。他们也早已知道父亲被害的消息，劝她节哀，以后在迪化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他们。邱老爷子说，你父亲那人好，是个君子，可惜死于非命。叶蔷薇只是简单地告诉邱家父女为父亲办理后事的经过，她并没有告诉他们父亲生前留下的那块用血写成的布条。

这是一个秘密，现在除了那个土耳其侦探外，只有自己知道写在布条上的内容。她要严守这个秘密，因为她知道给父亲报仇可能只有靠这条线索了。她不知道谁是真凶，谁是她的夙敌，就是与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杀父

真凶，不把这个凶手收拾了，布条上的秘密她将永远深埋在自己的心里。

邱毓芳待她也非常热情，说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你的那所学校可能没法开课了，你留在迪化的决定是正确的，可以继续读书，也可以工作，想干什么工作都行，不然就到她担任校长的迪化女校教书。叶蔷薇说父亲刚去世，心里很乱，先待一段时间再说。邱毓芳说，这样也好。

邱家父女坐下不久，舞场上突然掌声大作，全场来宾都站了起来，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迎宾曲。叶蔷薇看见一位身材健硕、头发黑亮、仪表堂堂、四十岁出头的男人，在一位一身戎装的年轻警官的殷勤伴随下步入舞场。中年男子优雅地向众人招手致意，声音洪亮地说：“诸位久等了，请坐，请坐！”

舞曲响起来，是节奏明快的《蓝色的多瑙河》，舞场上的众人稳坐不动，只有那个中年男人邀请新疆的第一夫人邱毓芳在场上进行带有表演性质的独舞。叶蔷薇猜想这个中年男子就是新疆的最高长官盛世才。

一曲奏毕，稍事休息，舞曲再次奏响，众人才纷纷进入舞池。娜佳转到叶蔷薇的身边，悄声说：“我想法把邱毓芳支开，你抓紧机会接近盛督办，请他跳舞。”

娜佳·巴甫洛夫娜现在受命于格别乌在迪化的组织。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格别乌在迪化的最高领导、领事馆一等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指示她，帮助叶蔷薇，尽快接近盛世才，取得盛的信任。叶蔷薇在取得盛世才的信任后设法影响他，如果影响不了，至少可以获取准确情报，以掌握盛的最新动态。谢尔盖告诉娜佳，欧洲形势动荡不安，德国的军事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称霸全球的野心越来越明显。苏联与德国的较量或早或迟将难以避免，而新疆与我们伟大祖国的边境线有上千公里，与新疆的统治者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可以解除我们来自远东的威胁。

“娜佳·巴甫洛夫娜同志，这项任务非常光荣，它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谢尔盖同志，我明白。在上海，我的领导也这样对我说过。叶蔷薇在上个月的舞会上已经和盛世才有了联系，据我观察，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这次来迪化后我才知道，叶蔷薇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盛世才的人，更谈不上什么

亲信了，他过去一直在为盛世才的岳父和夫人工作。盛世才这个人很好色，也很机敏，如果他知道了叶蔷薇的背景就很难搭近了。”

“盛世才这个人确实很精明，而且反复无常，难以把握。你们要慎重，不要操之过急。”

“谢尔盖同志，叶蔷薇虽然很有魅力，但她毕竟不是我们的人，也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必要的时候我能不能通过叶蔷薇，直接接近盛世才？”

一等秘书认真地打量娜佳一眼，说：“娜佳·巴甫洛夫娜同志，这样不行！正像你所说的那样，盛这个人诡秘而机敏，你身上的俄罗斯血统，使你无法真正接近他！”

四十三岁的盛世才在床上如狼似虎，这让叶蔷薇吃惊不小。床上的盛世才像个少年情种，对叶蔷薇极尽温柔体贴之能事。

房间里充溢着浴池的氤氲之气。盛世才在完事后，又进到里间的浴池沐浴，叶蔷薇往里间瞄了一眼，心想这可能是这位督办大人今生最后一次沐浴了。

“好好洗吧，洗干净点，省得到地狱去也臭气熏天！”她在心里默默地说完，便对着镜子化妆。她描了眉，打了腮红，还在嘴唇上涂抹了一层金粉，这东西和技术都是娜佳在上海教给她的。娜佳说，我们女人是弱者，要有保护自己的绝招。镜子里的女人简直让叶蔷薇不认识了，是那样的富有魅力，美丽而妖娆。

在与盛世才交往的这些日子里，盛世才好像陷入情网，每天都想见到她，为了与她幽会，可以放弃最重要的事。但这时候的叶蔷薇依然谨慎，她觉得娜佳说得对，盛世才这个人非常机敏，而且多疑，她在心里记下了盛世才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反复揣摩，看是不是与自己的父亲或阿尔金山上的事有关。当然，她也小心翼翼地往山上引话题，看着盛世才送给自己的金项链，她会说：“听说阿尔金山上的金子好多好多，一铁锹铲下去半铁锹都是金子。”盛世才听了哈哈大笑：“那不就成了金山了吗？我还在这里当什么督办？山上金子可不是铲出来的，那是一点一点淘出来的！你这个傻姑娘！”说着拍拍叶蔷薇的脸，眼里透着万般宠爱。